

世界经典名著

魅影情丝



Always In
My Dreams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魅影情丝

(美)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韩 翊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颖丽

装帧设计：何伟良

魅影情丝

(美) 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韩 翊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呼和浩特红旗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1 230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 7-204-05355-3/K·215

定价：16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内 容 简 介

雷忠亮为了要负起一夜激情所犯下的错误的责任，决心娶仇人的女儿——瑟娜为妻，偏偏佳人爱他在心口难开，死不答应求婚。这新好男人于是设下陷阱，让瑟娜心甘情愿的成为他的妻子，却在突发状况中，错把一只窗帘吊环当作戒指——

瑟娜得知她的父兄之死与雷忠亮有关，便想解除婚约，那只匆匆上场的吊环戒指系得住她的心吗？这下子，有得雷忠亮大伤脑筋了

.....

1

瑟娜第一眼看见他，便直觉有麻烦的事。首先是四周突然变得安静，空气仿佛凝结住。她放低了手中费尼发给她的牌，抬起头朝入口处望去。他连身形轮廓都带着三分威胁的气势，一手不在乎地扶着剑柄。在昏暗的光线中，她可以感受到他挑战的眼光扫过大厅中一桌桌的赌客。

危险、狂野……她的脑海中闪过这种字眼。这时，他的目光炯炯地烙印在她浓妆艳抹的脸孔及白皙的胸脯。他盯着她看了许久——视线特别在她低领口的胸前，看得她几乎想抓件披风遮住自己。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多看她两眼，和在场的其他“淑女”相较，她实在没有看头。要保持低调，不能引人注目——这是她和费尼的行事原则。

她突然想起自己扮演的角色，用黑丝巾沾了沾嘴

角，发出警告的讯号，费尼警觉的朝她看的方向脱了一眼。那陌生人转过身，招手点了一大杯啤酒，就找了一张靠墙的桌子坐下，这时，大厅才完全恢复先前闹烘烘的气氛。

瑟娜询问地瞥了费尼一眼，但是另一位牌友卡莎却抢先回答了她的问題。卡莎是一个女演员，长得十分娇艳美丽，身上的篷裙衬托出她的细腰，使她显得更加婀娜多姿。瑟娜没有用裙框把裙子撑起来，她知道一旦开始行动，夸张的裙摆只会碍手碍脚。

“雷忠亮。”卡莎压低了嗓子，斜眼睨那男子。“你知道吧？他是一家高级俱乐部的老板，也是职业赌徒。噢，他朝我们这边看了。”她朝雷忠亮挑逗地笑了笑，一半俏皮、一半挑战性地。

她的牌搭是一位年轻的男演员，不耐烦地吁了一口气。“小姐们，容我提醒两位，这儿正进行着牌局呢，可不可以专心打牌？”

“我附议。”费尼说，警告地看了瑟娜一眼。

满脑子伦敦响叮当人物的大名，实在很难专心打牌。瑟娜勉为其难应付着牌桌上的交谈，继续玩牌。但在刻意维持的笑容和轻松表情之下，她的思绪纷乱如麻。

问题是，像雷忠亮那样的人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

低俗平庸的地方？这里出入的人既非来自上流社会，赌资也有限。

她和费尼会冒险选择这个地方，是因为它出入的分子很复杂，谁也不会去注意谁，费尼仆役的背景和她淑女的真实身分，不易引人侧目。最重要的，它离他们的地下秘道入口很近。那地下道虽然复杂，但费尼对它们了若指掌。

但雷忠亮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他的出手阔绰，根本看不上这点赌金，更别提他拥有的高级俱乐部里，赌客们一掷千金的大方气派。换句话说，雷忠亮和她的兄弟一样，是交际于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儿。

正因为他的出现太突兀，使瑟娜不得不提高警觉。要知道，他们的“包裹”随时有出现的可能，把“包裹”平安送达码头附近的一幢屋子暂时藏匿，便是他们的责任，这样的任务风险十足，绝不允许出任何差错。她的弟弟华克里将在屋里接应，等第一道晨曦出现，只要天气许可，他们的“包裹”就会被送出海，运往法国。

这么想着，她又记起有关雷忠亮的传奇色彩。甚至有人宣称，如果多些像他这样的男子汉，叛党会更快被政府军击溃。

他是叛党的敌人，换句话说，他也应该是她的敌

人。万一他发现她今晚在这的真正目的，不仅会对她造成危险，威胁到“包裹”的安全，也会危及克里与费尼。协助詹姆士二世的余党逃亡，是目前政府主要防范的罪行，很难有借口开脱。

有极短暂的片刻，她脑海中闪过史帝文的形影。使雷忠亮扬名的普斯顿番一役，也是史帝文死亡的战场。她的梦想随着未婚夫一去不返，而手刃史帝文的人，是否便是雷忠亮？

揭旧创于事无补，她很清楚这一点。她也接受失败的事实。但只要当局仍在搜捕詹姆士二世的党羽，当他们是必须扑杀的异议分子，那么天下将无法太平，她也得坚守她的岗位，继续她运送“包裹”的任务。她的父亲是幸运的，当起义的行动失败后，她便设法逃至法国，躲藏在那里。所有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人，政府都有订出猎杀的价钱，逼得他们不见天日。保持逃亡的通道顺畅，也变得格外重要。

眼角余光里，她看见雷忠亮调整了座椅的角度，好似有意把她这一桌的动静看得更清楚。他为什么出现？又为什么监视他们？她祈祷他注意的是卡莎，千万别是她自己或费尼。看卡莎的表现，她对雷忠亮是极感兴趣的；费尼正好相反，行事保守的他还刻意伪装，比原来老了十岁，火爆小子的气焰不见了；她也一样，改变发

色，上了浓妆，费尼说她简直换了一个人。

如果他们当场被识破，除了引起小小丑闻，事态不见得会扩大。毕竟“淑女”溜出来寻欢作乐并非罕见之事，况且还带着费尼。但真正危险是来自他们的“包裹”，越快把那人送走，才能越快解除威胁。

本来一切进行顺利，没想到突然遇见到雷忠亮。

她使了个眼色，摸了一下眉尾，暗示该行动了，只能再玩一局。

轮到她发牌时，她熟练地洗牌、切牌。无意中抬起眼脸，发现雷忠亮正目不转眼地瞪视着她。

瑟娜颈后的细毛不自觉的竖了起来。她用力咽了口水，强迫自己不看他，亮出手中的第一把牌。

她小心翼翼地打牌，丝毫不敢大意，并非为了赢钱。事实上，费尼告诉她，再没有比老赢不输更引人注目，而引起额外的注意正犯了他们的大忌，因此她付心打牌，只为了维持不亏本、略有收获的小赢局面。有时她忘形，费尼还会警告地瞪她，毕竟，他们真正的目的，是躲在人群中，等待他们的“包裹”送达。

终于，牌局结束，卡莎和那位年轻的男演员开始打得火热，她和费尼则整理着他们的战利品。

她的紧张情绪已经到达顶点，血液开始沸腾，身体僵直。费尼感受到她的不自在，凑过来低声询问：“什

么事？”

她摇摇头。没有事，只不过是雷忠亮。

入口处出现一名年轻人，他胸前抱着他们联络的识破别物。费尼站起来迎上去，瑟娜正要跟到他身后，突然瞥见雷忠亮正向她勾动手指头。

那种轻蔑的姿势令她不由得火冒三丈，然而眼前她惹不起他。拿起缀了羽毛边的披风，她缓缓地走了过去。

“坐下。”他扶住一把空椅子说道，口气带着三分有趣的意思，用着选购马匹及货品的眼神，上下打量着她。

瑟娜从浓密的长睫毛下偷偷地瞄他，他的个子很高，高得让她有压迫感。黑发束在后颈上，系着丝带，领口、袖口缀满最高级的蕾丝，深蓝的丝外套上闪着银线，高贵华丽地衬着他的宽肩。虽不似她的兄弟克里和杰瑞英俊，但她知道，许多女人可能更着迷于他的器宇轩昂。他对他的外表倒无可挑剔，令她不安的是，他一双银灰色的眼眸直盯着她看的样子，让她头皮发麻。

于是她又记起其他有关雷忠亮的谣言——决斗、女人——许多女人。虽然不尽了解，至少她可以完全相信这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。

情况不利，她必须谨慎行事，尤其她知道自己似乎

有关祸的本能。总之，她绝对不想在这节骨眼上他。

“雷少校吧？不是吗？”她开口道，堆了一脸笑。
“真赏脸啊！雷少校。”

她回头张望，巴不得找卡莎来。可是她那一位新“朋友”却在紧要关头不见踪影。瑟娜暗自叹气，转身面对敌人。

雷忠亮挑起浓眉，轻松中带着嘲弄。“你差点唬住我了，小姐，不过我还是识破玄机。”他说。

她的心猛跳了一下，一口气几乎接不上来。他没有被她唬住吗？他识破什么？她轻拉裙摆，缓缓在他扶住的椅子上坐下。

“首先，请容我说一句，以业余的玩家而言，你打得一手好牌。”他拉着她的手鞠了一个躬，然后在她对面坐下。

“谢谢。”猜不透他真正的动机，她心里忐忑不安，回答地有些麻木。

“但玩牌只是掩人耳目罢了，不是吗？”

她垂下眼睑掩饰心中一阵恐慌。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就别谦虚了，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，只要我怀疑你想出老千，就会全神贯注在你身上。结果，此计奏效，我果然无法把视线从你身上移开，十分高明的作

法。”

“出老千？”她越来越迷糊了，不过令人欣慰的是，他至少没有说叛国。

他倾身向前，在昏暗的光线中，她看见他眼底一抹闪烁的笑意。“你看吧，你的计谋圆满成功。我们是否该举杯庆贺？”他示意侍者送一瓶上好的法国红葡萄酒过来，并且要了两只酒杯。

瑟娜渐渐肯定，雷忠亮对她的任务毫无所知。她稍稍镇定下来，偷瞄了费尼的方向一眼，发现他已经把他们的包裹带到暗处，可能正在等她。

她可以清楚猜出费尼的心思。他会骂她，发誓他早知道她根本不该来淌这淌浑水，关于这点，他们已经争执过无数次。费尼认为这种任务不必瑟娜插手，他一个人便足以应付。但不是为了她，费尼根本对这样的事不感兴趣，纯粹是帮她忙，她没有理由让他担负全部的风险。

把注意力移回雷忠亮身上，她注意到他嘴角含笑，态度轻松自在。可是他给她的第一印象挥之不去，她决定接受他的葡萄酒，尽量避免惹恼他。“我无意诈赌。”她小心翼翼地表明道。

“哦，我现在想通了。刚才不是已经这么说了吗？”他微笑以对。

“可是……开始你怎么会误会的呢？”

“你一下摸头发，一下碰眼眉……太多不必要的手势，是许多诈赌人惯用的讯号。”

费尼听见了要哈哈大笑，他早就说过，他们不需要画蛇添足。

她心中虽不安，但仍打起精神应付。“说不定我心不在焉？”

“更有可能你很精明。”

他的眼睛在笑，像和她分享不为人知的秘密一般。不敢继续这个危险话题，她拼命动脑筋，另一方面也暗自承诺，以后要多采纳费尼的建议。

她举起酒杯，“我们要庆祝什么？”

“庆祝萍水相逢。”他注视着她。“小姐……请问芳名？”

她早有所准备。“薇朵。”她立刻回答。这是她一直喜欢的名字，从小，她便认为“薇朵”比软弱无力的“瑟娜”理会适合她。“高薇朵，我是一名演员。”她先界定了自己将扮演的角色。

“演员吗？请问你在哪里表演？”

她用力咽下口水，回答道：“看哪里有演出的机会。”她捏紧微微发抖的双手。“演员比角色多，相信你也了解这种情形。”

“是……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……和你的职业，高小姐。”

瑟娜背脊发凉，感到一阵不安。他话里有话……不知在暗示什么？难道他知道内幕？但他并没有召来军队，只是对她笑个不停。

她用喝酒掩饰她的心思浮动，偷偷搜寻费尼的去向。他和他们的“包裹”已经不见踪影。情况不妙，除非出了什么事，否则费尼绝不会丢下她不管的。虽然对雷忠亮有所顾忌，但她也该冒险脱身了。

她放下酒杯，作势起身。“时候不早了。”她说。“呃——”她掩口打了一个呵欠。“真糟糕，我困得很哩！”

他还是笑，抓住她的手腕。“很好，我喜欢积极的女人。不过甜心，容我先布置舞台。我叫他们在楼上准备房间，要不了多久。”

“准……准备房间？在这里？”

“如果你不喜欢这里，我们换个地方也行。哦，你或许以为我会带你回俱乐部，但我是个注重隐私的人。”

瑟娜心想他是否知道他刚侮辱了华柏德爵士的女儿，瑟娜趁他转身走开，溜烟朝门口奔去。几名穿制服的士兵抢先出现在门口，人声沸腾中传来“詹姆士二世乱党”的指控。她望向后门，也被堵住了。

瑟娜的心狂跳，慌乱中她意识到他们可能被出卖了。费尼八成有所耳闻，才会急忙地离开。一旦他们潜入地下，谁也别想逮到他们。但她现在……脱不了身了！

突然，一条手臂搂住她的腰，她不禁尖叫起来。

“是我呀！这么紧张？”她回头，发现是雷忠亮，他正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她。她紧张的瞄了瞄门口，看见有人想离开，却被士兵挡了回来，这里显然已经遭到全面封锁。她可以硬着头皮接受军方的检查盘问，或者……她可以利用雷忠亮。

把眼光移回他脸上，她的眼睛张得又圆又大。据她哥哥杰瑞的说法，这人是个玩家，但并非无赖。斜着眼角注意那些横眉竖目的士兵，她默默跟着雷忠亮朝楼梯方向走去。

※

※

※

艳遇，根本不在雷忠亮的计划之内。他待在俱乐部里，突然心烦气躁，对他周旋惯了的上流社会出奇地不耐烦，觉得那些人面目虚伪、言语无味。他实在无聊透顶，以他年纪轻轻——刚满三十，就过着常人不及的五光十色生活而言，这是一种奇怪的情绪。

无聊是他为事业付出的代价，他自我提醒。想要出

人头地、成名发财并不容易，况且他的人生也并非全耗在俱乐部。他把所赚得的财富转投资在新大陆，成了卡罗莱那的大地主——那是他将来生活重心所在，只等他在英格兰了结一桩多年恩怨后。

一想到华柏德爵士，就令他怒火中烧，那人造成他家破人亡，这样的深仇大恨，他无时无刻不计划着早日清算，让对方自食恶果。

灌下几杯酒后，企图浇熄胸口怒火的他，发现自己必须离开这虚伪的世界，体会一下真实的人生。

他知道有个地方集酒店、沙龙、赌场大成，龙蛇杂处，是找人打架的绝佳地点，于是拿了外套便从后门溜了。

随便挑了一家店。没想到他才去新大陆几年，这里便有了极大的改变，虽称不上高级，但绝对不是适合随便找碴的地方了。

就在他略感失望，考虑是否该转身之际，他看见了她。高薇朵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——女骗子，他花了半小时试图找出她的搭档，但终于明白她的主要目的不是打牌，更非诈赌。

她女伴的手段还不如她高明——对男人抛媚眼?!太老套了。高薇朵看来才有生意头脑，如何牢牢抓住男人的注意力。她的小把戏引起他极大的兴趣，他想和她

进一步接触，多了解她一点……不，是彻底了解。

自称演员却说不出表演的地点，谁都知道她真正从事什么行业。倒不是他对那种女人有意见，以他自己的历史，若瞧不起她们，未免太伪善了。在他年少时期，风尘女郎是他来往的对象，并非寻欢的同伴，而是朋友，真正的朋友。老实说，许多放荡的高贵淑女，骨子里和妓女没什么两样，身分地位从未是人格的最佳指标。

高薇朵，和他记忆中的卖春女无一相似之处，她很有格调，他相信她不久就会成为大户人家的妻妾。这么想着，他忽然觉得，他似乎可以考虑养一位情妇。

仔细追究起来，她并非绝色美女，也算不上一等一。但她有一对灵活迷人的蓝眼眸，不胖不瘦且曲线玲珑，如果穿着打扮稍加改进，实在也无可挑剔了。

尤其她那多样的气质和风貌，令他兴起许多遐想。眼前的她，仿佛献祭处女般不安而哀怨；稍早他曾捕捉到她眼底的炽情，就像热情婉约的东方女奴；她又昂起下巴，摆出女王的架势，这样捉摸不定的女人，使男人无法不好奇。

他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，他不在乎她开出什么价码，只想得到她。他咧嘴微笑，拿起酒瓶凑到她面前。